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1—2012)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1—2012)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1~2012/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241-4

I. ①世…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世界—2011~2012—年鉴 IV. ①D50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767 号

责任编辑 秦建洲
封面设计 张志全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1—2012)**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203,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41-4/D·2216

定价 98.00 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兴耕 李其庆 周尚文 赵明义 赵 曜 奚广庆 高 放
夏禹龙 蓝 瑛

主 编:

潘世伟 徐觉哉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世伟 韦定广 方松华 王建民 孔寒冰 白平浩 许宝友
刘淑春 李 申 轩传树 林德山 周穗明 俞思念 胡振良
徐世澄 党齐民 聂运麟 柴尚金 徐觉哉 蒲国良 蓝蔚青
潘世伟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门小军 马丽雅 朱美荣 来庆立 陈祥勤 聂大富

创刊词

潘世伟^①

我国第一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在上海问世了！

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它出版于上海，更具有了一些特别的意义。据高放教授考证，1909年7月由奉天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我国第一本从日文翻译为中文出版的年鉴；而1913年由上海神州编译社发行、该社年鉴编辑部编译的《世界年鉴》，是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年鉴。以后，又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年鉴》、上海《申报》年鉴出版社出版的《申报年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世界知识年鉴》。上海可以说是我国出版年鉴的发源地。改革开放至今，又猛增至3000多种。从今年起，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将加入《年鉴》的行列。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今天，上海是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的重要窗口。上海应当在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回首历史，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曾一片欢腾，以为人类的历史已终结为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现在看来，这些预言家们高兴得太早了。苏东剧变只是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虽然令人唏嘘不已，但是人类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步伐并非停顿。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关联度在加深，不同文明相互借鉴补充，在求同存异中保持发展；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相互激荡，新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在危机中求生存、在调适中求发展；社会主义在跌宕起伏中锐意改革、在艰难求索中大胆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奋力前进。展望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努力克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场危机带来的困难，正从低谷逐步向上攀升。社会主义将在扬弃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以各种更符合社会主义本质、更符合时代精神、更具有民族特色的实现形式存在和发展，展示出她坚韧的生命力。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博导、教授，长期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研究专长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

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进,奋力开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空间。这一伟大实践要求我们有更广阔的世界眼光,不仅要研究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的规律,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各类政党兴衰成败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需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研究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也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归根结底,要求我们在更深更高的层次进行思考,着力研究更大时空范围内起作用的、更具普遍性和长期性的规律性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为专业学者的责任更为重大,必须开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跟踪研究,既要观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也要把握社会主义道路在各国的新探索和新进展;既要关注世界左翼力量的新崛起和新内涵,也要总结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新变革和新创造。只有认识和把握了时代的实质与主题、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历史性走势、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与互动,才能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作出前瞻性的分析、评估和展望。站在 21 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发展变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开放性地确定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方位,不仅根据本国国情,而且根据世界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地制定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策略,在建设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正是我们创办这本《年鉴》的宗旨。

2008 年 1 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院“马克思主义重点学科”、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合作创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内刊),在及时跟踪和反映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为学界提供了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最新的研究动态和信息。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该刊已连续出版 60 期,共刊载论文和译文 283 篇,内容涉及左派组织会议综述、左翼政党发展趋势跟踪、左翼学者观点译介、重大事件深层解读、历史档案解密报道、格局变迁分析评估等方面,其中有 72 篇被各类公开刊物转载,62 篇被 CSSCI 刊物转载,43 篇被院外甲类刊物转载,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同行和相关领导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在这一基础上,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决定从 2012 年起,合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使之成为中外学界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传递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信息的综合窗口。

《年鉴》主要选取本年度(创刊号扩大追溯上一年)国内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具有权威性、前沿性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试图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与制度作多视角、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反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本《年鉴》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回归、当代资本主义纵横、世界左翼运动现状、社会主义新论、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挑战、苏东剧变 20 周年反思、政党变革与创新、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国外“中国模式”研究、历史文档解密等 10 个专栏,还包括中东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党纲辑录、新书博览、刊物和网站一览、大事记等附录。选编的稿件来源广泛,包括境内外报刊、主要思想库和学术机构重要的资讯,力图为决策层和学术界提供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的学术信息。

21 世纪必将是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蓬勃发展、走向复兴的世纪。我们相信,这本《年鉴》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沃土中一定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承担起记录发展、评估自我、研判趋势、汇聚思想、展望未来的学术使命,成长为国内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学术阵地。

2012. 12. 18

序一

高放^①

一、年鉴的由来和发展：上海是我国年鉴发源地

农业社会循序渐进，慢条斯理；工业社会节奏加快，瞬息万变。人们为了尽快获得信息，乃有日报、双日报、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和年刊的出现，这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据我考证多本中文和英文辞书以及报刊文章，得知年刊(year-book)一词起源于1720年。最早出版而且长期连续不断的年刊，是英国于1758年创刊的《每年实录》(Annual Register)和法国于1881年创办的《通史年刊》(Annuaire Historique Universel)。第一本从日文翻译为中文出版、名为年鉴的书，是1909年7月由奉天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译者为该馆图书科科长谢荫昌，日文本原书是统计局局长伊东佑谷所编《世界年鉴》)。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译、名为年鉴的书是1913年由上海神州编译社发行、该社年鉴编辑部编译的《世界年鉴》，书中简要介绍了世界各国各种概况。“年鉴”一词，古汉语中早已有之。元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修成的《宋史·艺文志》记载，宋朝著名学者刘玄撰有《年鉴》一卷。可惜此书失传，后人不知其详。不过顾名思义，此书大概总是记述近年值得借鉴之事。现代首先是日本人于19世纪后期借用古汉语“年鉴”一词来翻译西方文字，如英文year-book，到20世纪初又被中国人移植到中文中来，这是很有新意的意译。因为year-book直译应是年刊、年书或年报，现在中文改用“年鉴”，则增添了可供鉴赏、鉴别、鉴定、鉴戒的新意。这样更会吸引读者关注、阅读、收藏和备查。年鉴并非是近年来各方面佳作的汇编，而是一种常用、备用的工具书，它包括世界、各国、各地区、各门学科、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多种门类，其共同内容是记述各类有关大事，提供翔实资料，尤其是统计数据。

年鉴在我国的发展，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以来的起步阶段。继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世界年鉴》之后，1914年又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中华基督教教会责成专人编写的《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1924—192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阮湘主编的《中国年鉴》，前后有

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4卷。上海《申报》年鉴出版社有《申报年鉴》(1933—1936、1942),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世界知识年鉴》(1936—1937)。上海可以说是我国出版年鉴的发源地。在上海带动之下,不少省份和行业也纷纷出版多种年鉴。第二阶段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更新阶段。1950年天津进步出版社编辑出版《开国年鉴》,记述了新中国的新面貌和新景象。从这一年起,天津大公报社逐年出版《人民手册》,实际上这是新中国的年鉴工具书,它反映了新中国年年岁岁不断更新的实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从1953年起出版《世界知识手册》,1958年改名《世界知识年鉴》。此外,还有过《中国体育年鉴》、《中国摄影年鉴》等问世。整个“文革”10年,年鉴几乎全被肃杀。只有科学出版社从1973年起翻译出版美国的《科学年鉴》一种。这是由于1972年应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R.尼克松访问中国,打破坚冰,恢复了中美关系之后,才破例出版的。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阶段。这时除了恢复出版“文革”前的《世界知识年鉴》、《中国体育年鉴》等之外,新编的年鉴如百花怒放、群芳争艳。1980年有《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综合性年鉴)、《自然杂志年鉴》(后改名《自然科学杂志》)等5种。1981年新增了《中国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等7种。1982年又新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等13种。随后各种年鉴以加速度突飞猛进,到1985年已突破100种,到1990年又骤增至405种。1999年达到1300多种,迄今猛增至3000多种。其中社会科学的年鉴已有《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1—2012)》则是社会主义科学这个学科的第一本开创性的年鉴。它诞生在我国年鉴发源地的上海,足见上海学者着意发扬上海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科学研究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值得庆贺。

二、首先要澄清“世界社会主义”的内涵

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首先要澄清“世界社会主义”的内涵。尤其是1989—1992年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10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到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之后,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各走极端的偏颇看法。其一,有人认为,在低谷中坚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只有各国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就是世界共产主义,只有各国共产党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必须与它们彻底划清界限,并且坚持对它们进行批判;苏联东欧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好的,它是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出卖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但是低谷犹听新潮声,世界社会主义还有100多个共产党在坚持不懈奋斗,鼓吹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只是在修补资本主义。其二,另有人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共产党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行了,只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重新振兴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正统,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要澄清以上两种看法的偏颇,只有简要回顾世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并且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以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为起点。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坚决反对各种社会主义,因为那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科学。可是到 60 年代却在工人运动中掀起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其标志是 1864 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其中包括英国工联派、法国蒲鲁东派、德国拉萨尔派等等都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得到众多工人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审时度势，感到既然共产主义曲高和寡，得不到更多工人信从，那么只有参加到第一国际中去，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去消除各派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把广大工人争取过来。从 1873、1874 年起，马克思、恩格斯才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到恩格斯晚年，他目睹 70 年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愈益感到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将来远景，当务之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1889 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史称“第二国际”）到 1914 年破产前，已包括 20 几个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党内通常包括左、中、右三派。左派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右派强调通过议会民主选举，争取议会多数席位，逐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派则是调和折中。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党右派和中派投靠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只有左派坚持革命路线。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在 1917 年二月俄国民主革命胜利、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之后，接着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列宁等人认为，这时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1918 年俄国社民党把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1919 年又成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帮助许多国家纷纷创建共产党，重新开创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原先第二国际各党又从 1919 年起重新活动，1923 年另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继续其改良性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第三国际领导的世界共运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处于对立、对抗之中。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共产党与社会党均受到法西斯迫害，两党才开始合作共同抗战。第三国际于 1943 年解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 1940 年被迫停止活动，但是战后于 1951 年又重建“社会党国际”。

二战后，共产党与社会党又处于对立、对抗状态，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和解合作。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社会党力量虽然也曾经受挫，然而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远比共产党大得多。迄今社会党总数约 170 个党，4 000 多万党员，共产党虽然有 130 多个，但是大多数是被边缘化的小党，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人总共不到 700 万人。在美国、意大利等国都分裂为两个共产党，主张各异，互相对立。现在印度有 4 个共产党，英国也有 4 个共产党，俄国有 6 个共产党，都在独立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之路。低谷且听新潮声，可是各国共产党发出的远不是同一个声音，甚至是互相争吵声、对骂声。有的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逐步渐进，不能急躁冒进，而且自感势单力薄，所以就采取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战略与策略，如瑞典共产党只有 3 000 多党员，在议会大选中号召党员支持有 120 多万党员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这样有利于维护劳工大众的权益。苏东剧变并非证明科学社会主义错了，而是因为从斯大林起党的领导人就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急于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消灭私有制，又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等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破坏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培植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官有制，又长期延误改革开放，固守僵化封闭的老路，专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后期转向改旗易帜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邪路，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终于自我埋葬了社会主义。汲取苏联剧变

教训,并非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是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依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议会民主和平走向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并非只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一家独领风骚,很多国家的社会党都与共产党实行合作,并肩战斗。

由上述可见,共产党与社会党、世界共产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100多年来有过两次分合。19世纪40—60年代两者第一次分立,1864年至1914年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两者第一次合一;1914年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70年代末两者第二次分裂、对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者第二次联手合作。共产党与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固然要划清原则界限,但是共产党人更要清除第三国际遗留下来的“左”的观念,不能再把社会党视为世界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和“绊脚石”,欲尽全力把它们铲除殆尽而后快。苏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使尽各种办法都未能把它们消灭,反而因自己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而消亡,其教训极其深刻!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共产主义又合为一体,世界社会主义远非只靠共产党一家孤军独战,包打天下,而要善于联合各党、各派、各家社会主义者共同奋斗。工人阶级并非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由于发达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愈益周到,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不想奋起进行暴力革命,愿意通过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逐步改良自己的处境,所以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越来越扩大其群众基础。还有一批系独立不久的民族国家和新兴国家不愿走西方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老路,向往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新路,不断涌现新型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也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之路。

我早在1983年讲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并编写教材时,为了便于学员把握和记忆,曾经把当代社会主义按其力量 and 影响大中小,划分为大三家,中三家和小三家。依据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目前大三家是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政党的民族社会主义(我把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等列入民族社会主义)。中三家是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社会主义和一些僵化保守共产党的极左社会主义。小三家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学者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放眼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新时代,随着人们思想解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和利益需求的多层次化,我们很容易看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多极化、多元化、多党化、多派化、多样化的新态势,难以再像往常那样,能够用一人一家一国一族的思想观念来号令天下,统一行动。各家各派要善于包容,求同存异,联合行动,兼善天下,共同致力于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为榜样,像当年他们那样参加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中去,善于与各派社会主义者磨合,共同为捍卫广大劳动人民权益而奋斗。当今我们也要以宽广的胸怀投身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善于与各派社会主义者求同存异,善于聆听低谷中他们代表弱势群体发出的潮声,取其精华,匡其时弊,补其欠缺,助其成长,择善而行,玉汝于成。

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应该与时俱进,获得新的理解。社会主义不能急于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消灭私有阶级;社会主义要急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文教,发展自由、民主、法治,这样才能尽快消灭贫困,消灭愚昧,消灭官僚特权。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

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做到以组成社会的每个人为根本,使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的各种矛盾能够依法善治,达到稳定和谐状态,形成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是我们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初衷和归宿。

三、第一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的特色和欠缺

潘世伟、徐觉哉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一书,内容丰富,视野广阔,精选了 100 篇文稿,划分为 10 个专题,另有附录 4 篇。全书既以当代世界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主线,又兼顾到在当代世界很有影响的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本书把“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挑战”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收入 9 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还新增了一篇概述今年 8 月在南非召开的社会党国际 24 大的近况。我乐于向广大热心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热爱社会主义科学这门首要科学的学习者和教研工作者,简要推介这本首创年鉴的特色。

我认为,学术年鉴、学科年鉴,尤其是社会主义科学年鉴,要具有 6 个特性,即时空性、综合性、文献性、资料性、代表性和创新性。第一时空性,即反映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本学科的主要社会活动。例如,书中概述了在巴西举行的第 12 届世界社会论坛,在美国纽约佩斯大学召开的国际左翼论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 21 届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和在雅典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记叙了苏联地区近年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概貌和欧债危机下希腊共产党斗争的新进展,等等。这对于了解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很有帮助。第二综合性,即综合论述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本书开篇由本书主编之一徐觉哉同志撰写的《2011—2012 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是从宏观上对世界社会主义重大问题作出的综述和剖析,展示了该年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发展的概貌,使读者能够对近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全局获得纲举目张的通盘了解。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综合论述,有 2012 年达沃斯论坛开展的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辩论,西方学者探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出路,巴西圣保罗论坛的发展历程和拉美左翼的崛起,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发起的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文化挑战的国际性研讨。第三文献性,即收入近年来发表的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书中收入有第 20 届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发表的纲领性文件——世界局势有利于加强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还有中东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党纲辑录。从这些文献可知当前和今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发展方向。第四资料性,本书第 10 部分历史文档解密,收入 11 篇国外新公布的重要历史资料。如列宁是否中毒死亡,列宁险被他的“亲密助手”斯维尔德洛夫篡权,列宁为何要严厉批评孙中山,外国多名政要如季米特洛夫等人为何在苏联就医丧命,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是谁来做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等等,都令人感到惊奇而富有启迪。本书附录中所列新书博览、刊物和网络一览和大事记,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第五代表性,即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年鉴要精心选录有代表性的各种观点的文章,这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便于读者全面参考,独立思考。例如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兴亡问题大体上有三种迥异看法。一种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先在落后的俄国取胜,所以十月革命本身就错了,这就注定苏联最终必亡;另一种认为十月革命先在俄国取胜,社会主义在苏联建成是崭新创造,苏联的灭亡是被赫鲁晓夫、戈尔

巴乔夫等领导人叛卖了。显然,这是两种各走极端、各有偏颇的看法。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赵曜在解析苏共亡党的原因时不偏不倚地精辟指出:这是“苏共领导层的一场自我政变”。我认为,苏共的建立和成长是苏联兴起的源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建立是苏联兴起的起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取得重大成就;但是苏联模式有严重弊病,苏联因长期推进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后期急剧转向右的方面,在多种内外合力驱动下终于自我葬送了!拙文《苏联通鉴》谈苏联兴亡的10条主要历史经验,有幸被选入本书,敬请读者关注我的一家之言。第六创新性,即年鉴要筛选国内外学者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创新见解,以促进学科繁荣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书中第4部分社会主义新论,选入10篇文章,可谓篇篇新见迭出。首篇是笔者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材日文版撰写的序言,拙文中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要掌握三大法宝:第一,不能急于一举实现社会主义,要采取渐进的战略与策略,逐步占领并扩大阵地;第二,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劳苦大众作调查研究,积极参与群众运动,为争取群众权益而奋斗;第三,要善于联合各类社会主义政党,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山东大学奚广庆教授提出当代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积极扬弃的新的历史形式,成为孕育未来更高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胎胞,我们要充分估计这个重大国际性变革的世界历史意义。法国学者安德烈阿尼倡导用“企业民主”来取代“股东权力”,以建立“联合社会主义”等等。

以上我从年鉴的6个特性概述了本书的内容,这就显示出本书的6个特色。由于本书是新的创举,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派社会主义、绿党生态社会主义以及印度、尼泊尔、美国等国的毛派社会主义还缺少论及;书中分析苏联剧变原因的文稿还不够全面;书中收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过于稀少;书中缺少各种必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这是年鉴这类工具书必不可少的。例如各国共产党、社会党等社会主义政党的数量、成立时间、党员人数、主办的报刊、选民支持率等等,都需要反映。《诗经·大雅》留下千古明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为凡事有开头,因中途懈怠,却很少能够有结局。《庄子·人间世》另有至理名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意即凡事开头总是简单的和容易的,越发展到后来就会越复杂而艰巨。我引用这两句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做事治学成败奥秘的警句,旨在衷心希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学者们能够坚持不懈,把这本年鉴继续不断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越办越使得更多读者受益,越办越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好及早成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编委会,平时就有内部分工,明确责任,各自留心搜集资料,约定作者。这样到年终就易于汇编成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从本世纪初开始出版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每隔一至二年出版一本《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迄今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8本。其内容是各位专家学者独立成篇论文的汇编,不是按照年鉴特点来选编的。但愿今后北京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和上海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能够南北辉映,互相媲美,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科学的繁荣,是所至盼。

非常感谢本书主编聘请我为学术顾问,并且约请我写序言。不当之处,敬请赐正。

2012年12月9日于北京顶斋

序二

赵 曜^①

每一个时代都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潮流。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后,很快就暴露出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人吃人”的病态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肮脏和罪恶的历史,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于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幻想建立一个消除贫富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在漫长的岁月中,它经历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创建社会主义派别和政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4个发展阶段。现在,社会主义已不仅仅是思潮,也不仅仅是派别和运动,而且还包括制度,是思潮、派别、运动、制度的统一。社会主义在当代已经成为强劲的、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当代也还有其他潮流,如改革潮流、新科技革命潮流,但它和社会主义潮流并不矛盾,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对世界潮流,只能顺应,不能阻挡。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当代世界,有两种基本文明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只代表过去,社会主义才是未来。我们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绝不是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既然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实践的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要求探索只能成功、不许失误和失败,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有“胜利和挫折”、前苏东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原因,既有体制僵化问题,也有共产党改旗易帜问题。苏东剧变,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但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欢呼雀跃、利令智昏、弹冠相庆,宣告“历史的终结”,高奏贝多芬的“欢乐颂”交响曲,把它看成是史诗般的、始料未及的“解放”和“胜利”。但乐极生悲,曾几何时,灾难就落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本世纪初发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由美国次

① 原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科评议成员和召集人。现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

贷危机引发的全美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衰落和衰退,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和由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展望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异军突起,社会主义中国骤然和平崛起,世界格局发生巨大深刻变化,从单极走向多极,它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和人一样,都难免生病。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得的是“制度”病,无法根治,只能“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国家得的是“体制”病,遇到庸医,开错了药方或药剂量大,会把好人治死,如果是高明大夫,对症下药,就会使病人逐渐康复,“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它不是沿着直线式而是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既是前进的,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引证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不可能像沿着涅瓦大街那样笔直、平坦、宽广的大道前进,而是在崎岖的道路上,有时前进,有时迂回,甚至出现曲折和反复,要通过多次来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的交替反复,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重大课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它,就能把人类历史不断向前推进。从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特别是20世纪初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们时代的总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提出一些新问题,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来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肩负着历史重任,理论工作者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研究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没有哪一门学科像社会主义学科这样同我们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关心和指导下,我国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其中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包括世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国范围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主要举措是:作为主课之一,各级党校开设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组织编写了各类社会主义教材,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在有关高校、党校和研究单位设置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位点,培养从事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级理论人才;创办和出版了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杂志,如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山东大学主办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市社科联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建立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等学术团体。但是,唯独缺少年鉴。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这次编辑出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1—2012)》,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上海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省级社科院中学科最全、实力最强、学术成果最多的研究单位和哲学社会科学阵地。这次推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研究的一大贡献,对当前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也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年鉴》的最大优势,是编者可以把这一年国内外报刊上所有优秀作品和重要文献无代价地纳入书中,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这是任何报刊杂志都不具备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1—2012)》

一书,高屋建瓴,视野广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从10大类中精选了100篇文稿。主编徐觉哉研究员在《2011—2012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中,从9个方面对其做了详尽综述和精辟论述。顾问高放教授将《年鉴》的特色概括为6个特性,实际上也是6条高标准要求。这些对读者了解和把握这部年鉴的基本内容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我要说的,只是对高放教授的序言做一点补充。我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正确的办年鉴方向。年鉴的内容应体现:(1)以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2)社会主义不是一家,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民主社会主义、各种不同名称的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潮的社会主义等,也应有适度反映;(3)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的生平和事业;(4)对社会主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5)世界左翼运动的现状和趋势;(6)重要文献、解密档案、资料和数据;(7)选择文稿的标准,不应是观点和倾向,而应是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最后,再说两点意见:一是办年鉴不容易。据我所知,多年前就有几个单位想办《社会主义年鉴》,甚至工作都已起步,但后来终因经费、编制等原因而止步;二是坚持办下去更难。我国已有的各类年鉴很多,但能够坚持下去的却很少。我真诚地希望上海社会科学院能够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地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坚持办下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编者、读者指正。

2012年12月15日于北京西郊中央党校

2011—2012 年度世界 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徐觉哉^①

世纪之交的那场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冲击了新自由主义,引起了世界对资本主义命运的关切,推动了新世纪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进展。而 2008 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凶猛袭来,更催促人们观察与思考:资本主义在这次危机中会作出怎样的修补和调整?大规模的公民抗议浪潮在西方会走到怎样的程度?世界左翼运动是否会有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潮是否会再度活跃?马克思主义“幽灵”是否会被更多的人再次召回?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界特别是社会主义组织、团体和政党,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就极大地提升了本研究报告的分量。现综合我们掌握的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分 9 个方面报告如下。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几乎一致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谢幕。自 2008 年以来,肆虐的金融—经济危机和撕裂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重新广泛地激发了来自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分析的浓厚兴趣。许多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台专门介绍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和他观察 1857 年有史以来第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时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和马克思主义在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中的再次走红,主要基于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当前经济危机的解释力,人们也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克思的复兴”或“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2012 年 7 月 4 日,英国《卫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 A. 杰弗里斯(Stuart Jeffries)题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Why Marxism is on the rise again*)的文章。该文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危机之时,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思想产生兴趣,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一代。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提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